

方寸人生

高树榆 著 (下)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方寸人生

高树榆 著 (下)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29. 1957·上海

他们决定在国庆节的前夕举行婚礼。…………… (1)

30. 1957·北京

自反右开始就吊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7)

31. 1957·北京

在婚礼举行的当天,新郎给新娘送来了一封信。…………… (14)

32. 1958·北京

他戴着右派帽子离开北京前往宁夏。…………… (21)

33. 1958·银川

贺兰山裸露双臂敞开胸怀迎接它的到来。…………… (28)

34. 1960·宁夏

凡是农工,不管张三李四王麻子,通通都叫老右。…………… (34)

35. 1961·银川

他们相拥相抱不说一句话,恰似一尊双人雕像。…………… (41)

36. 1961·银川

一谈起邮票,他们的脸上立即绽开了孩子般的

46. 1967 · 上海

要想把到手的邮票变成钞票,看来非得偷渡香港
不可。 (131)

47. 1968 · 银川

当革命职工闻歌起舞表忠心时,牛鬼蛇神们正在写
交待材料。 (136)

48. 1976 · 香港

所有的频道几乎都在播发着同一条新闻:中共中央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47)

49. 1978 · 香港

玛丽不辞而别,珍邮不翼而飞。 (153)

50. 1978 · 银川

你把那枚邮票究竟藏在了什么地方? (159)

51. 1978 · 天津

望着这一箱子邮票,望着心爱的小天,他突然萌生了
一个想法。 (169)

52. 1992 · 香港

他们在卧车的后座上坐稳后告诉司机:
“去拍卖大厅。” (181)

29. 1957 · 上海

他们决定在国庆节的前夕举行婚礼。

她教了一辈子语文课，很注意女儿的文学修养。女儿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算是了却了她的一桩心愿。临行时，她对女儿约法三章，叮嘱女儿在校期间不谈恋爱、不乱花钱，每月必须给家里写信。她之所以把写信看得如此重要并列为约法的第三章，是因为她不仅要从信中了解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还想从信里知道女儿的文字表达能力有否提高。自从丈夫去世，母女两个相依为命，女儿的成长是她最为关心的大事。

从一九五三年石洁离沪去京寄回来的第一封信算起，已经将近四年，她把这几十封信按先后顺序编号保存，专门收藏在一个小盒子里，对信中提到的每个细节她都牢记不忘，对信上出现的语法句法乃至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她都要一丝不苟地一一批改更正。待到寒暑假女儿回来时，她总要用几个晚上给女儿上作文课，指出信上的每一个差错。

大学四年，女儿的文字水平显然有了明显的长进，过去那种干

当她单身一人面对孤灯时，更感到长夜漫漫、冷冷清清，从里到外似乎没有一点儿热乎气。今年的寒假可与往年大不相同，他们老少三代三口人挤在小屋里过节吃年夜饭，有说有笑，热气腾腾，热乎得几乎连毛衣都穿不住。白天，他们有时三人上街，有时两人出门，逛书店、看展览、去外滩、进图书馆；晚上，哲夫和石洁总是笨手笨脚地帮助母亲烧菜做饭煲汤熬粥，然后就围桌而坐边吃边谈。他们谈理想，谈事业，谈生活，谈家庭，终于有一天他们谈到了婚事，定下了结婚的日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这一天刚好是国庆节的前夕，是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

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春节就过去了。在他们即将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之前，哲夫抽空去了一趟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分公司。这个公司设在南京东路，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开业的。据报道，开业当天，盛况空前，原来预计逐日发售的一万份售品价目表，一天之内就卖出了九千多份，要不是公司决定控制发售，一万份也供不应求。

哲夫去集邮公司倒不是为了购买邮票，为的是想找个人。谁？于书城。

于书城是哲夫最好的邮友。当年在重庆时由于一枚“二元倒”他们结下了邮缘，后来在上海滩上相识，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当哲夫离沪去津二人分手时，他们还互赠邮品并相约在津沪两地交换邮票。然而，随着革命风暴的迅猛到来，津京沪在半年之内相继解放，两个人就断了音讯。此次上海之行，哲夫有心寻到这位当年的邮友，大年三十那天，他就去过一趟集邮公司，希望能在这个地方碰上那位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于老师。说来遗憾，那天他白白等了一个上午也没见到那熟悉的身影。今天，公司在春节后第一天营业，据说还有新品上市，因此他想再去一次碰碰运气，如果于书城

在上海，如果于书城还在集邮的话，在这里一准能够找到他。

哲夫像所有的邮迷一样，不等公司开门就提前赶到，见集邮公司附近早已挤满了人。有的在门口排队，有的在台阶上聊天，也有三三两两的进行邮品交换，当然也不乏有人在搞私下交易。这些人中有老有少，有的文质彬彬，有的粗声大噪，但就是没有他要寻找的人。

哲夫为了找人不得不穿梭于各个角落，有时也探过身去看看邮迷们手上的邮集邮票。一个精瘦精瘦的年青人鬼鬼祟祟地走近他的身边，翻开一本邮册神秘兮兮地说：

“阿拉有‘放光芒’，依要勿勒？”

“放光芒”是一枚天安门图案的邮票，他倒是听说过，但并没有见过实物。据说这是一套《首都名胜》邮票中的一枚，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发行，其中第四枚的图案是天安门，面值八分。初设计时，在天安门图案的上空云层中光芒四射。待到发行后又下令收回改印，去掉了“闪金光”、“放光芒”的部分。由于初印图案的邮票已有少量上市，故非常难得，集邮界把这枚禁止流通的邮票，俗称“闪金光”或是“放光芒”。尽管如此，究竟天安门上闪金光有什么不好，又何必重新设计重新印刷重新发行呢？哲夫因为没有见过实票又没有热心打听，所以并不晓得其中的原委。今天他在无意中见到，就有意问道：

“这邮票有什么毛病吗？”

那位精瘦的上海人急忙把右手抬到嘴巴的左边，将手掌弯曲成弧线，非常低声地说：

“依勿晓得？这张票好反动的！”

“反动？”哲夫的确吓了一跳，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依看看，这金光像不像是炸弹爆炸？”

噢！原来如此，这真是一种非常离奇的联想。精瘦人问他想不想要，哲夫急忙像躲避炸弹爆炸一样赶快走开了。

临近中午，邮迷们已陆续回家，哲夫也失望地往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叫着他的名字：

“小郑，郑哲夫！”

“老赵，赵参谋！”

几年不见的生死战友竟然在人流如潮的南京路上重逢，真令人惊喜。自打从朝鲜战场回国之后，二人就各奔东西，一个念完大学留在北京工作，一个转业到地方被安置在一家工厂里当政工科长。他们都有满肚子话要说要问，赵立民二话不说就拉着哲夫上了公共汽车，说什么也要让他认认家门。

对哲夫来说，这一天有失有得，有遗憾也有惊喜，他虽然没有找到邮友，却意外地碰上了战友。赵参谋是救命恩人，是在一个坑道里呆过、在一个山头上战斗过的同志。战友相聚，格外亲切，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赵立民结婚成家不久，住在城隍庙附近，是厂里分配的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大的是一对新人的卧室，也是全家共用的客厅、饭堂，旁边的一小间是母亲的住处。

老赵回国后整整用了两个月的工夫往来于苏北和上海，到处托人打听才在一家医院里见到了母亲。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此后他们娘儿俩再也没有分开过。去年儿子成亲娶了媳妇又住进了新房，老太太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逢人便说，旧社会家破人亡、亲人失散、沿街乞讨，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母子团圆、添人进口、生活安定，把鬼又变成了人。在她的小屋里有两个物件最为金贵，一是墙上挂着的大镜框子，二是枕头旁边放着的小镜框子。大镜框子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小镜框子里是她当年从垃圾箱里拾

30. 1957 · 北京

自反右开始就吊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一九五七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恰恰是阳历的一月三十一日。当平民百姓们正在鞭炮声中辞旧迎新、走亲访友欢庆鸡年到来的时候，伟大领袖正和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在中南海内运筹帷幄思虑着国家的大事。

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腊月大忙的日子里，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一把手叫到北京召开会议，主席不仅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而且在会议即将结束的一月二十七日，又有一篇重要发言。刚刚过了一个月即二月二十七日，伟大领袖又亲自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会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过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二日，他老人家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一月十八日到三月十二日，前后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毛主席在三个会议上接连发表了四篇重要讲话，这是极不平常的。有些上层人士已经联想起当年在延安，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后有过类似的举动，看来党中央要有重大举措。上层是上层，下层是下层，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同日而语。对于全国亿万计的平头老百姓来说，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一年的开头与往年又有什么不同。

紧接着的两个月，《人民日报》接连刊登了八篇社论，宣布全党立即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贯彻双百方针，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外文出版社属宣传口，它们紧跟形势闻风而动，按照修改后的计划，哲夫所在的画报编辑部任务更加繁重。他们全都放弃了假日，日夜加班，采访国务院专家局以及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及时报导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由于白天跑外勤，晚上进暗室，哲夫已经有好多日子没去北京大学了。他很想念石洁，却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对石洁来说，这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为写好毕业论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全然不知不觉。但是，这种局面并不长久，大约是五月的中下旬，北大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不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像雪片般越来越多。先是在大小饭厅前的广场布告栏上，很快就发展到饭厅的墙上，再后来连办公楼、文史楼、图书馆甚至宿舍楼的大门口也都贴上了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来势凶猛。

在去饭厅的路上，石洁看到了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所以引起她的注意原因有二，首先它是一首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一排排短行像列队的士兵，糊满了一片墙；再一个原因是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她们中文系的两个同学。诗的题目叫《是时候了》，开头是这样写的——

哲夫的到来给她的心灵上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天津日报》点了舅舅的名。在南开大学当教授的舅舅，由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石洁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好长时间也不想说什么。哲夫显然也很压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党走、受人尊敬的舅舅会是右派、会是阶级敌人。他们感情上很难转过弯来，但在理性上又必须强制自己要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反右运动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党报上点名的右派分子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毋庸置疑。

当他们相互沉默了好久之后才试探着询问对方的情况，相互庆幸都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在鸣放和大辩论中说过什么。他们还相互勉励要在这场伟大的反右斗争中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与右派分子坚决划清界限。

当谈到预订的婚期时，石洁有些不安：

“还有三个月，运动能结束吗？再说，我们还没进行毕业分配呢！”

哲夫却信心十足，他像什么大人物一样，作了一个挥动手臂的动作，大声说：

“我完全相信到国庆节之前，一定能把右派分子统统揪出来，反右斗争一定能取得全面胜利。在那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举行婚礼，一定是最欢乐最幸福的。”

他的一席话把石洁给说笑了，这是她多少天来非常难得的一次大笑，她嘲笑哲夫接连说了三个“一定”，并且补充说：“哲夫同志‘一定’是个用词单调语汇贫乏的人。”

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次大笑，像这种笑声在他们此后的几十年间再也听不到了。

晚饭后，分手的时刻到了，他们都要赶回去参加批判大会。在

等车的时候，石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又问哲夫：

“你不会骗我吧？”

“你不相信？”

“不，不，我是害怕，担心……”

“你怕什么？”

“我怕人家把你也打成……”

“你就放心吧！我现在不仅不是右派，而且还是出版社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呢！”

“真的？”

“谁骗你。这是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还找我谈话了呢，让我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如果表现得好，在运动后期解决我的组织问题。”

“那当然好，不过你也别得意忘形骄傲起来。要掌握政策，不能随随便便就给别人戴右派帽子，这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知道，我的小洁同志！”

公共汽车来了，上车的人挺多，石洁从后面推了他一把，这一推包含着千言万语、无限深情。

哲夫走了，石洁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能否入党并不重要，知道他的进步并且受到领导的信任却是让人高兴的。自打反右斗争开始，她就牵挂着哲夫，如今吊在她心上的这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31. 1957 · 北京

在婚礼举行的当天，新郎给新娘送来了一封信。

正如哲夫所预言的，临近国庆节时北京地区的反右斗争大都已经转入整改阶段了。已被揪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该戴帽子的戴帽子，该送走劳教的送走劳教，该留在单位当反面教员的当反面教员，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

石洁领到了大红的毕业证书并被选中留在系里当助教。学校在未名湖畔分配给她一个单人房间，屋子虽不宽敞，环境却很难得。她们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有七人划成了右派，有两个没领到毕业证，留校当助教的只有三个人，她是惟一的女生，而且是非党员，另两个都是班干部、党员，家庭出身比她优越，同时也都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哲夫所在的系统属宣传口，相比之下步伐慢了一点，还处在深挖批斗阶段，不过也已进入尾声了。上个月哲夫正式向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领导不仅非常爽快地批准了他的申请，还按惯例在职工宿舍大院里给他分配了两间平房。房子虽说旧了点，屋子也

黑，采光不大好，但刚脱离单干就有里外两间面东的大房子，院子里有自来水管，胡同口有公共厕所，这就算很不错，够方便的了。

他们俩对这个新居相当满意，只要稍加粉刷就是一个理想的安乐窝。石洁尤为高兴的是新居面东靠北头，在那儿还有一个可以让他们使用的小夹道，只要在上边支上一块遮风避雨的板子，就是个很不错的小伙房。要能在外头烧水煮饭，小屋子不光是宽敞利用率高，而且没有煤烟熏烤会干净许多。

布置洞房是哲夫的妹妹蓓蕾一手操办的。她说爸爸不在，妈妈来不了，她就是男方的全权代表。她把几个同班的男生叫来先干了一天粗活，又把几个女伴叫来干了两天细活，前后只用了三天的工夫屋里屋外就变了样，谁见了都说到底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布置的别有风味，既美观又实用，既富于浪漫情调又不失典雅风范，既有艺术品位，又是平常人家。

九月二十日，石洁的母亲特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女儿的婚礼，哲夫和石洁双双到车站欢迎。第二天，石洁又陪着妈妈专门进城看了新居，老人也非常满意。

五十年代青年人结婚不像后来这么复杂，布置好新房再预备一些瓜子烟糖就算齐了。当新郎新娘准备佩戴的大红花摆在喜床上时，一切准备就绪，用小妹蓓蕾的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喜庆的日子一到，石洁姐就成二嫂子了。

哲夫自从当了领导小组的成员之后，工作更加忙碌，业务上的任务没减，运动当中的事情又增加了许多。领导小组一共五个人，只有他不是党员不是领导，所以通知开会、会议记录、整理材料、统计报表这些事务性的活儿，大都摊在他的头上，而真正领导运动、掌握政策、确定批斗对象等等大事当然也轮不着他。眼看就到国庆节了，上级交待下来的右派指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这个即将当新郎的人还是闲不下来，要不是小妹硬催着他抽工夫去理了

发洗了澡，没准儿脏不拉兮的就想入洞房呢！

这一天终于到了，按约定由哲夫从单位找个小车去北大迎娶新娘，然后在新房里举行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就是闹洞房了。

九月三十日是个阴天，从一大早就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灰蒙蒙的天，不紧不慢的雨，似乎与这个大喜的日子不大协调。石洁对天气并不介意，喜悦的心情早已有些掩盖不住，还不到九点就在女伴的帮助下梳装穿戴整齐单等汽车的喇叭响了。

从九点到十点，又从十点到十一点，仍然不见接亲的人来，有些女伴早已沉不住气了。石洁的母亲也有些不安，但她没有说什么，城里城外这么远，又没有电话联系，急也没用。石洁心里当然着急，她倒不是急着进城，而是担心接亲的汽车在半道上出什么事故，要不就是司机临时有什么别的任务来不了。一屋子的人都不安，但谁也不愿意把这种心情说出来，不仅不说，反而还尽找些开心的话、逗趣的事说个没完。瓜子皮嗑了一地，水果糖也剥了不少，眼看都快十二点该吃中午饭了，还不见哲夫的影子。女伴们再也沉不住气了，这个说要罚新郎唱歌，那个说要罚哲夫喝酒，还有人说新郎必须得给大伙儿磕头认罪，不然的话咱们娘家人就不上车。

快一点钟了，雨下得更紧，女伴们连赌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一种不祥的阴影已经罩在了人们的心中，不管如何，这是很不吉利的。有人从食堂里买来包子，可没有人吃也没有人动，大伙儿都说不饿，都盼着这种等待早一点儿结束。

大约在一点半左右，一个陌生的男子急匆匆跑了过来。

“石老师在这儿住吗？”

“你找谁？”

“石洁，石老师。”

“在。你是谁？”

“郑哲夫让我给石老师送来一封信。我还没来过北大，这个斋那个斋的可真难找。”说完他把信递给了石洁。

“不……不……不可能……”

“是真的，是真的。”来人轻轻地说。

“我不信……我一百个不相信……”石洁的手在颤抖，她已无法控制自己哭成了泪人。

石洁的母亲把信接了过去，才知道哲夫被打成了右派。

洁：

昨天我被划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目前，我正在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连想也不敢想。洁，我对不起你，不能再连累你了，让我们就此分手吧！

希望你与我划清界限，做个人民的好教师。

哲夫即日

隔离期间是不准与外界通信的，请不要询问送信人的情况，他已经帮了很大的忙。

哲夫又及

“同志，真麻烦你了，下着雨跑这么远，坐下喝杯水吧！”石洁的母亲强压住心头的悲凄，不失礼貌地招呼客人。

“不了，信送到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大伙儿也没想到。听说单位的指标没完成，谁也没想到临了临了，把他给补上了。唉！”

送信人走了，女伴儿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安慰石洁几句，也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小屋里只剩下石洁和她的母亲。外面的雨又下得紧了。母亲坐在床上发愣，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抓右派还有指标，抓右派还有指标……”

石洁已经擦干了眼泪，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窗外，望着那平静的但却被无数的雨点拍打着的湖水，望着那傲然屹立在湖边的水塔。

突然，她下定了决心，抓起了一把雨伞往门外走去。

“妈，我进城，我要去见他。”

“小洁，冷静些。隔离期间你是见不到他的。”

“妈，我要去。我是他的妻子，我有权知道发生的事情。”

“小洁，你要一定要去，让妈跟你一起去吧！”

“不！女儿能行。妈妈，今天是女儿结婚的日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女儿在这屋里呆不住，您就让我去看看他吧！”“好吧！妈不拦你了。不过，要理智些，晚上早点回来。”

“妈，要是太晚了赶不上车，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了。您别着急，女儿已经是大人了。”

“你一个人在城里，妈不放心。”

“我能行，那是我的家。”

是啊，女儿大了，母亲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再阻拦她了。去吧！让她去吧！也许那样她会好受些，城里有她心爱的哲夫，有她那本该是温馨的家。

出版社看门的潘师傅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无儿无女，门房就是他的家。这工夫天已擦黑，外头又下着小雨，机关早都放了假，他一边听着话匣子里的评书，一边就着花生米慢慢地喝酒。石洁以前跟哲夫来过，潘师傅还有印象，这会儿一见石洁来了，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唉！这话儿是怎么说的，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归齐摊上了这个。石老师，你们有文化的人识文断字不迷信，可我不行，依我说这都是命，人再有本事也得听命运的摆布，您说是不是这个